



青莲文学

主办：济宁晚报社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协办：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邮箱：qinglianwenxue@163.com



小说

老鼠爬过的地方

王方晨

编者按 著名作家、山东省文联副主席、《当代小说》主编王方晨一直关心支持济宁文学事业发展，在《青莲文学》创办之际，欣然提笔，专为本报创作了小小说《老鼠爬过的地方》，充分表达了他对家乡文学事业的关心和厚爱。小说采用拟人笔法，写出了鼠国众生相，微言大义，引人深思，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小说佳作。

当年的老鼠都穿着鞋子，其中有一位特别喜爱云游的老鼠，这一天觉得脚趾特别痒，就看准了一块开满了锦葵花的地方，像人那样地坐下了。他将鞋子脱掉，尖嘴凑近脚心，仔细一看，得了脚气啦。

从锦葵花丛吹过一阵清爽的微风，吹到他的脚上，太舒服啦。他一高兴，觉得脚气也被吹跑了似的，就穿上鞋子，继续他的云游去了。他爬过的地方赫然留下四个脚印。

这时，锦葵花丛中露出了一只灰溜溜的脑袋，嗨，原来又是一只老鼠。他一面“好香好香”地尖翘翘地叫着，一面抬起那四只穿鞋子的脚，就那么一蹿，就蹿到刚才那只老鼠呆过的地方了。

这只老鼠四处望了一望，一低头，“吓”地一声叫起来。原来，他看见了那四只老鼠脚印。啊，这脚印——

“不是猫老爷的。”他肯定。

“也不是狗大人的，”他思索着，“难道是蛇先生的脚印吗？也绝不是金龟子大姐的。”

他费劲地猜想着，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老鼠的脚印啊，他的鞋子从来没有离开过脚啊。只要他脱下鞋来在地上试一试就知道了，可是，他没有那么做。于是，他又断定：

“这可不是老鼠的脚印！”

他真的有些焦急起来，拖着细长的尾巴兜起圈子。

锦葵花的叶子哗哗啦啦地摇动着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刚刚从上面走过似的。这一只聪明的老鼠眼睛一亮，叫了起来。“如果是猫的狗的金龟子的脚印，我还能认不出吗？这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从这里经过留下的。说不准是一位老鼠大仙

呢。”他高兴地大声说：

“我要告诉大家，鼠仙来过这里了！”

于是，所有穿鞋子的老鼠们全都知道了鼠仙下凡的事。有关的传闻精彩极了，说这鼠仙黄袍加身，胡子如钢，尾巴似绳，大若黄狗。

整个锦葵花丛挤满了渴望亲睹鼠仙足迹的鼠群，老的少的丑的俊的，吱吱哇哇的又是欢呼又是跳跃。

呵，好大的脚印！——他们把四只老鼠脚印当成一只了。

一只脚印都这么大，那鼠仙不大似黄狗才怪呢。花猫黑猫在这鼠仙手下肯定算不上什么老爷大人了。

前面的老鼠心中充满敬畏地一起跪在地上，撮起前爪祷告起来。后面的老鼠见前面的跪下，也不管看见没看见脚印，也一起下跪顶礼膜拜。

这时候，鼠国的王宫里传下圣旨，要在这里建筑庙宇，好让鼠仙的威名广传天下。于是，鼠国的能工巧匠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，也有鼯鼠、蜥蜴什么的赶来帮忙。

不久，一座崭新的庙宇就建成了，还立了香坛和牌位。

鼠仙庙宇建成的那天，王宫又下了一诏：恩准大鼠国臣民在鼠仙庙宇周围狂欢三日！

这诏一下，鼠国立即轰动。整整一日，老鼠成千上万，一个个又唱又蹦，狂呼醉饮，吵声喧天，就连胆子最大的猫也不敢轻易跨入，捉一个肠肥脑满的老鼠美餐一顿。老鼠们也真的以为鼠仙的神威起了作用，所以王宫又下一诏，狂欢再续三日。

老鼠们喜之不尽，越发大闹起来，将这里的草

儿呀花儿呀践踏得一派狼藉。

前面提到的那只老鼠云游回转，见众鼠大闹，也冲动起来，将尾巴甩上几甩，学着猫儿的“喵喵”，加入了狂醉的鼠群。

这些老鼠高兴得把鞋子都弄丢了，他们也不再去再穿，反而觉得更利索了些。不过，他们谁也没有看看自己的脚下留下了什么。

外围静观的猫们见老鼠吵闹不休，料也不过如此，所以一下子冲进鼠群，东撕西咬，惨叫声一片接着一片。

老鼠们再不敢跳了，落荒而逃。谁也顾不得鼠仙的足迹将落个什么下场。只有一只老鼠刚叫了声“大仙的牌位”，就被一只勇猛的猫儿抓住，一口咬死了。那只爱云游的老鼠练就的飞腿，又加上聪明，很容易就逃离了猫群。

没过几天，这只老鼠独自弄了一串小纸钱来祭奠亡灵，见那里四处都是丢弃的鞋子啊，老鼠的毛啊，断掉的四肢尾巴啊，便禁不住嘤嘤地哭了，一边将那纸钱化过。

忽然觉得背后阴风嗖嗖，匆忙回头一瞥，原来是一只胆怯的灰老鼠在一片未倒的草丛里探望。那老鼠走上前来，心里扑通扑通直跳。接着又来了几只，又来了几只，就有一大群了。当他们一看到满地狼藉的老鼠脚印时，就开始放声哀号：

“大仙，大仙，我们来迟了！”

爱云游的老鼠不知他们哭的什么，只是伤心。

从那以后，老鼠们尝到了赤足的轻快滋味，就不再穿鞋子了。至于鼠仙的脚印既然不能恢复，就谁也不再提起，也没有什么老鼠圣人来弄个明白，所以就忘了。

春游

五四青年节，春游。老师说这回咱们去一个远的地方：莫日红。

莫日红是长白山余脉龙岗山一带较高的山，海拔1013米，在清原县属于第三高峰。每当夕阳落后，山顶仍返照红光，故名莫日红，亦写成莫日红。

我对莫日红最初的印象，不是它的山高水长、云遮雾绕，也不是它的皑皑白雪、晚阳夕照，而是电影——驻扎在莫日红山上的解放军开着绿色军车来我们镇上放映电影。那时小镇上的广播喇叭，隔段时间就会播送放映电影的消息，我们就知道：莫日红山上的解放军又来放映电影啦！而第一次登上莫日红山顶，则是中学以后，学校老师和山上的部队打篮球赛，我们跟着去当观众。谁输谁赢，早已忘记，但从此知道了山上的营房、哨所和防空洞，甚至小型飞机场。

莫日红山顶有一面高耸的悬崖，我们将团旗、校旗插在上面，把事先写有奖品标记的纸条，藏在树丫上、石头下和草丛里，谓之藏宝。我们围立在悬崖边，举行新团员入团仪式，然后开始寻宝，顺便也采撷山野菜。午餐时，大家聚在一起，拿出各自的饭盒。这时，体育老师孙贵友说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怎能没有酒呢！说着，变戏法一样从背包里掏出两瓶白酒，一袋大酱几根黄瓜，加上刚采来的刺嫩芽，喝了起来。

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和老师一块喝酒吧！

三道关神树

初三复读那年，霍少文因为是农村户口，只好去南口前镇中学读书。每周六他回家，周一早上返校——因为要赶沈吉线的火车必须起大早，这时，



散文

去别处

程远

矿山的通勤小火车还没到点呢。天刚蒙蒙亮，我将前天晚上向二哥借来的自行车给了他，他带我到北三家后岭，然后他徒步下岭奔火车站，我再把自行车骑回来。

十几公里的路，我骑得浑身是汗。

那时我刚学会骑自行车，二哥的“二八”车座很高。

在必经之地的三道关村口，是我每回都要休息的地方。这里有两棵二百余年的大榆树，高耸入云，华盖如棚，被村民们视为神树。遗憾的是，二十年后，公路扩建，伤及树根，树木逐渐枯萎。

第一次去沈阳

1982年腊月，临近春节的时候，家里把那口养了一年的肥猪杀了。父亲说，猪肉给沈阳医大的大姥爷送去吧，他给你妈治好了病，欠人情。

父亲问我能去不？

我私下里问霍少文愿不愿意陪我去，这可是一次难得的出远门的机会。他说愿意啊！

父亲给我一个信封，上面有医大的地址。

我和霍少文乘坐早上第一趟火车去沈阳，10点多钟到沈阳站。医大距离车站并不太远，我俩交换着背那个装有猪肉的尼龙丝袋子，找到医院，打听到姥爷所在的科室。时间已近中午了。大姥爷脱下白大褂，让我们跟他回家。大姥爷的家就在医院附近。

我虽然在清原县南口前镇海洋北沟里的102医院见过一次大姥爷，但来他沈阳的家还是第一次。我和霍少文本想把猪肉送到他家就走，大姥爷不让，同样在医院工作的大姥姥也热情地留我们吃午饭。他们家的客厅并不大，一张方桌上摆了6个菜，盘子都不大。

吃完饭，我和霍少文就去附近的太原街了，什么也没买，只是因为它离火车站近。我们乘坐下午3点的火车回来，到北三家站，再换乘通往矿山的专线，到家已是晚上10点钟了。

这是我第一次去省城沈阳。

去大连看海

一夜奔波，凌晨1点多钟到大连火车站，大巴8点才来接。带队老师说，住宿要花整宿的钱，不划算，大家还是就地休息吧。于是，40多名同学或坐或躺在站前的石桥两侧，等待天明。

这是我第一次去大连，1986年夏天，技校毕业前的一次集体旅游。

那天上午，我一定是第一个望见海的。大巴不往海边拐，去海边还需要翻过一个小山岗——我几乎是小跑着上到山岗上。我那么想看海么？其实也未必。我是一个孤独的旅人。

山岗下是一个小鱼村，一股咸腥的味道扑面而来。

大海在远处只是一抹蓝。船行海上，若隐若现。

回来时仍然坐的夜车，车到鞍山时天已放亮，我突然想下车去老姑家。我问挨着我坐的白雪峰，要不要也去。他很高兴。我们来到姑姑家，吃过早餐，姑姑家的两个孩子陪我们去爬了千山。

白雪峰是我读技校时最要好的同学。若干年后，他酒后骑摩托车摔死了。